

雷輯史事論成編

亨

史事論新編卷三

華亭雷瑒編輯

漢高祖與匈奴南越連和論

雷瑒

漢高祖使劉敬與匈奴和親遣陸賈與南越連和或者謂縱一日之敵貽數世之患使其移滅楚之兵而并滅之則國可永無後患不知出此而必留以待孝武使孝武不生胡越日強將何如哉然吾謂未足以為失計也夫伊古以來藉兵威以爭地者不過二端而已憤鄰君之暴殘痛民生以靡爛不得已而起問罪之師以拯民於水火中者此為救天下計也憂生齒之日繁疆域之不廣數十年後衣食無資藉兵以爭人之地以養己國之民者此為保種類計也楚漢之禍生民無幾矣高祖以三十六郡之地養寥寥無幾之民固綽乎有餘也且越據桂象之要扼五嶺之險其地卑濕易生大疫匈奴阻數千里沙漠之地若敵兵入境無勺水之飲故其勢各有以自固而又無桀紂之惡高祖滅楚之後士卒方疲而復使之入沙漠地踰南北嶺以干戈從事是恐生民之不盡而驅之於死地也人未桀紂我已桀紂我恐漢之天下不能保也蓋守天下者守民心而已故天下初定當以息民為先武王於伐紂之後收

干戈而色以虎皮。示永息天下之民。而立八百年不拔之基。呂政滅六國之後。即築長城。却匈奴。平百越。而至二世即亡。故高祖於匈奴南越。非不可滅也。勢不能也。勢不能則因時制宜。與之連和可也。若慮匈奴之日強。為後世患者。則呂東萊有言曰。君子憂我之強。而不憂敵之強。蓋天下之與我為敵者。甚多有國者。非能骨天下之敵而滅之也。蓄我之勢。使足以滅敵而已矣。高祖雖不能滅南越與匈奴。然觀其所行之事。皆能致國於富強。以蓄其勢。故以惠帝之弱。敵終不能入。漢武雖有却敵之術。然非高祖之有以蓄其勢。能乎哉。故高祖之結匈奴和南越。已蓄破匈奴滅南越之勢矣。至於當強敵交迫。民生日蹙之候。天下岌岌。若不可為。則固有一戰振其國都矣。此不可一概論也。

漢文帝不用賈誼武帝不用汲黯論

雷城

虞書皋陶謨載禹之言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夫知人已難。知人而能官人。則尤難。知人官人。如唐虞之際。而猶謂之難。則信乎為君之難也。况三代以下之人。孰能當其難。而免其所難哉。如漢之文帝。有道之君也。時有賈生。王佐之相。讀其陳政事。一疏洵足與董江都之對策相輔而行。並垂不朽。乃文帝於前帝。不問蒼生。

而問鬼神則其心可知矣何待絳灌馮敬之毀謗為長沙太傅而知之哉卒至湘水
無情靈均同憾則史所謂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亦徒託空言而已惟謂文帝謙
讓未遑則實事也文帝豈不知賞生之利哉不能用其利耶至於武帝英明之主也
時有汲黯長孺忠諫之流也觀其極諫直言隨時匡救嘗對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切中武帝本原之弊武帝亦謂甚矣汲黯之戇也
又曰古有社稷之臣如黯者近之矣至見丞相宏時或不冠而見黯則不冠不見似
乎敬宏不如敬黯然而宏以布衣至三公封侯阿諛取容言聽計從而於黯常不用
其言且曰人不可以不學汲黯之言日益甚矣終且見疏之歎出居淮陽是則愛黯
不如愛宏也武帝豈不知汲黯之賢哉不能用其賢耶雖然二君所以不用此二臣
之故固別有在當深究之文帝好黃老之學而賈誼乃振作有為之才武帝好功利
之說而汲黯尚清靜無為之道使汲黯遇文帝則必大用使賈誼遇武帝亦必大用
乃遇非其主用違其才學術之殊時勢之異致人君挾一偏之見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老惜哉故為人君者有得人之難而為臣者有得君之難

漢武帝元年策試賢良方正舉董仲舒罷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論

農夫之治田也。未有不惡莠之亂苗也。故存苗而去莠。亦農夫治田之常耳。然治田之法。無出於去莠之外矣。治天下之法。亦無出於去異學之法矣。亂苗者莠也。亂聖人之道者異學也。漢武帝元年策試賢方正。舉董仲舒。罷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是亦治天下之道耳。然自戰國以來。異學蠱起。非治申韓之法術。即治蘇張之縱橫。况秦始皇焚書坑儒。聖人之道已滔滔然不反。武帝能廢興而興廢。非天資之高。不能創也。雖曰賢良方正。起於文帝之時。然文帝策試而得鼂錯。武帝策試而得仲舒。鼂錯刑名之學也。仲舒聖人之學也。然則同是策試。而武帝之舉大過於文帝之舉矣。夫申韓蘇張之治國家。未有不敗人國家者也。然敗一時之國家。其患猶小。壞萬世之聖道。其患更大。申韓蘇張之道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道不著。則斯民皆禽獸。而天下之大勢。不堪問矣。武帝罷之。所以為聖道也。即使無仲舒之策。聖學亦可自此而興。况仲舒一代大儒。武帝權而舉之。已得治天下之術。且聖人之道。所以行於後世者。亦武帝之力也。夫楊墨得孟子闢之。而世知其害。申韓蘇張得武帝罷之。而世知其非。則武帝之功。又不在孟子之下也。雖然。武帝罷申韓蘇張。而不能黃老。此所以有申山之舉。為呼武帝崇儒者也。偶一不罷黃老。且有非分之舉。况非崇儒者。

乎彼後世之為人君亦可以鑒矣

漢武帝為博士置弟子論

雷城

叔孫通世詆為譏諷面諛之小人也然而漢之禮樂不得謂非通導其原公孫宏世譏為曲學阿世之鄙儒也然而漢之文教不得謂非宏啟其先何也高帝厭棄武事而通與魯諸生三十人繇叢野外月餘見效明年朝長樂宮史乃特書之曰竟朝置酒無敢喧嘩失禮蓋天高地卑之義至是而定焉武帝雅嚮儒術而宏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一歲輒課第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史乃深贊之曰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蓋黨庠國序之規至是而興焉嗟乎漢初大儒無逾賈生董子而賈生經緯天地規復三代之學不能見諸於孝文董子肩承道統開斥百家之心不能太用於武皇劉氏四百年禮樂文教之肇端乃在此後世所深惡痛絕之鄙夫小人為之導其源而揚其波扇其燼而張其焰抑亦論遇合者之無以自解也夫自周衰秦繼經術晦官選舉淪廢而天下之禍亟蓋經術晦則異學熾各挾習非勝是之誣互相標榜靡論陰陽名法縱橫墨道諸家紛然陵轢即聖人之言亦支分派別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學者曾無所師承選舉廢則人才無由進身隱

而入山林棄而習刀筆其暴戾不忍者且揭竿草澤弄兵潢池各求逞其欲而後已
嗚呼學術不統猶人之營衛失調也人材淪於下猶人之飲食將絕也東遷以降
迄於漢初擾攘數百年弊在於此故曰天下之禍亟武帝雄才大略洞見天下治亂
癥結之所在乃汲汲焉從文教求賢智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而學術自此統一元
朔五年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民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而人材自此日進且吾觀
先生之求才不外言與行而已所謂省事攷言然行尤重於言以言可偽飾而行不
能矯欺周禮大司徒鄉三物之典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今其令曰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
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是
與三代賓興之典若合符節乃歎先生選舉良法雖微於周末亡於秦而猶未絕於
漢較唐宋以下取士之專重文字斷斷於詞句之短長而不論人品以為言者心聲
豈知浮偽日多真材日絀治亦不古若豈非有愧於漢武耶當日博士若不受御史
大夫世業經學之孔臧其砥礪學為聖門七十子所難能得若而人為之師薰陶
所規摩惕勵亦必在此不第五十人而已將天下之邪說不戢而自斲斷之天下之

所規摩惕勵亦必在此不第五十人而已將天下之邪說不戢而自消天下之名節不勸而自重故論世者於風俗純茂經術淵懿三代而下必推西京實武帝置博士弟子一詔有以消息於其間武帝求才曰賢良方正曰茂才異等使絕國然賢良方正者經明行修之儒也茂才異等者豪傑智勇之士也皆所謂非常之才也非常之材間世而一出不能數得故當破格求之若夫文詞爾雅言行循謹志趣正大則士夫庶民之子弟往往而有鼓舞而裁成之上可以備顧問侍從下可以議宣化布德亦良材也不第以進身之途則海內必有嗟委曲歎廢棄者自定此博士弟子員而網羅人材之道乃無弗備厥後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增員三千人而若兒寬應邵舉詣博士受業終軍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蕭望之以令詣太常何武詣博士受業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其犖犖可稱述者人材已極一時之盛矣嗚呼秦政焚詩書而以吏為師人習法令漢武重學術而以經生為師人知詩書此秦之所以二世者而漢所以享國四百載歟

漢武帝通西域制匈奴論

顧廷均

匈奴之患與漢世相終始而武帝因張騫之言通道於西而北顧得以無憂者數十

年論者以此多騫之功謂不在衛青霍去病下吾謂騫實一代之佞臣而萬世之罪人也何也蓋匈奴雖悍不過往來寇鈔為沿邊諸郡患非腹心之疾也自騫以奉使失職遂以鑿空之談遁飾報命而多欲好名之武帝乃入耳動色不覺其心之越玉門而西也於是發重譯費重幣行人百數不憚遠涉以通使於烏孫康居大夏於滇之屬使者所過時被拘留或見劫畧而不得達其達者即以易其璫瑁蒲萄尋常食用之品帝以其能致遠物也以次封爵行賞其實於西域之要領一無所得又烏足以制匈奴而適以此數年間匈奴水草之便不在於南而離我斥堠也遠故匈奴之人衆畜牧不便南來邊徼得以無虞遂使騫言不幸而中而不知中國之人民亦已疲罷中國之貨財亦已耗竭始得聯絡此三十六國虛與委蛇而武帝雄心已倦亦遂侈然自滿以為其威德之足以及遠用以誇示匈奴而匈奴之廷又適無大略之君深謀之臣其勢中衰故苟且奉漢之約通好以賺金繒幣而不欲寇邊乃益以成騫之計而真以為西域既通則匈奴之右臂斷而向之為害於北垂者因是俯首帖耳受制於漢而不敢南下而牧馬皆如騫所計曾亦知此固未足恃者乎設令匈奴之單于復有知冒頓者待其驍勇率衆南侵則此三十六國真有提一旅一卒而為

漢前驅者乎。否則漢將分道出關。此三十六國有各守形便。而遙為漢兵聲援者。我亦早知其未必有矣。抑使匈奴有人如中行說者。潛行三十六國中。暗通聲氣。使之以為漢者為匈奴。而彼益肆然為我邊患。而我方倚三十六國為唇齒。而不意其已為匈奴之心腹。則受欺愈甚。而其事更有不可知者。安見其能制匈奴也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設異日或恃其遠而慢我。或肆其求以要我。苟縱之。則非體聽之。則無厭絕之。則生變。興師問罪。則更多事。將邊陲多故。而又以糜國家之費。煩勞我百姓。而不得少休。於是昔日以專力備北。而猶以為苦者。茲且以應接此三十六國而益不暇。是欲制一匈奴。而更多西域諸國之擾也。要而言之。西域之弱。而不足制匈奴者。固不必通也。西域之強。而足以制匈奴者。更不可通也。蓋以制匈奴者。未必非匈奴。而中國之患。更多也。而騫且以此愚武帝也。而帝且信騫之言。而自誣其雄也。而後世且有推騫之功。而以河源一植為千古勤遠略之祖也。嗟嗟風會日開。事變日亟。吾不知其伊於何底也。騫之肉尚足食乎。

漢武帝不田輪臺論

黃繼澄

漢武帝征和四年。桑宏羊進屯田輪臺之策。帝不聽納。因而悔過。竊讀史至此。未嘗

不掩卷而嘆也。曰：嗟夫！非武帝至是，暮氣已甚，天理發見，何以有此？且夫宏羊屯田之策，謂屯田輪臺，起築亭隧，而西國可圖，視通西域以弱匈奴，其說尤可喜也。謂墾闢溉田，益種五穀，而軍糧足備，視伐大宛而得名馬，可欲尤為大也。想武帝當日以欲斷匈奴右臂之故，於西域則通之，以欲得貳師名馬之故，於大宛則伐之，好大喜功，類有可已而不可已者。至輪臺溉田，獨不稍動其欲，前後猶是一人事，為迴判霄壤。由是觀之，輪臺之不田，夫豈宏羊之言不若騫之悚，聽輪臺之田，不及宛馬之足欲乎？蓋欲氣衰而天理還於此，亦可見矣。不然，輪臺雖遠絕中國，擬之大宛，舉伐猶未為遠也。遠田雖勞擾萬民，擬之匈奴大征，猶未為甚也。何前此征匈奴伐大宛用兵連年，掃累朝積累之金錢，驅百萬無辜之赤子，以從事於遼絕無垠之境，而道遠乏食，士卒流亡，轉餉餽糧，內外困敝，曾不少為動念，而此日獨感焉憂殷焉慮一若開疆拓土之欲，有不敵其休息富養之情乎？向令宏羊此策發于元朔元狩間，將朝奏疏而夕詔可可也，安在其不忍聞哉？故曰：非武帝至是，暮氣已甚，天理發見，必不有此也。雖然，昏庸之主迷惑而不知返者，往往而然，即中才之君，偶然知非而瞬息復

出致堂胡氏謂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不得專美於前

出致堂胡氏謂可為帝王處仁遠義之法秦穆不得專美於前不其然哉

蕭何入關收秦圖籍論

吳清序

史家盛稱蕭相國之功蓋始終一關中而已關中之功始終一收秦圖籍而已圖者何與圖也籍者何戶籍也固賴以攷形勢稽戶口者也形勢據則國體固戶口聚則國力強具此二者入關諸臣何功其偉矣天下既亂凡大成名都百姓之散亡者必衆觀於漢楚大封功臣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從可知矣關中雖得無人以塞其地一石田已罕今得按舊籍以稽人口之衆寡生存者撫之流離者招之人固未有厭鄉里而樂轉徙者也况關中素稱雄富哉戶口蕃息物產豐阜厥後何之遣軍關中以助戰轉漕關中以救飢不可謂非戶籍功也說者謂何為丞相張蒼為計吏蒼固秦舊史官明習天下圖籍者也何之經濟得蒼力居多蒙以為就關中言戶口則郡國利病瞭如指掌何之功當分於張蒼就關中言形勢則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何之識獨先於吏敬治事關中便宜行事蓋其相度形勢知其險要足據為已諗矣意當時所謂圖籍者必不僅版圖戶籍已也當必有資守國之策攷進兵之道如後測繪諸圖附以說略者史言何收圖籍高祖得具知天下阨塞其明徵也定都之

議吾知其不待留後一辯而意早決於關中也。不然宗廟社稷何以不立於櫟陽不立於洛陽而獨立於關中哉。何以不命諸臣而獨命何哉。蓋何之言已先入為主矣。惜乎天下太平。兵事悉罷。七國之亂。但減削其戶口而勢已殺。與形勢無爭而與地之學於以不講。迄史公作史。僅列八表而圖之力又不能孤行於後世。凡當時何所收集。遂日久而失傳耳。讀史者曰。戶口多寡盛衰。誠立國之大本。人群聚則國存。人群散則國亡。曠觀千古如出一轍。不可逃也。形勢所在。特不過易於調度耳。究可用而不可恃。以關中論。劉曜一敗於石勒。李茂貞王行瑜再敗於朱溫。李思齊張思道道再敗於有明。夫非猶是關中乎。而胡為挫折。若此。雖然。此言乎理之常而非論勢之暫也。中原逐鹿。糜沸雲擾。漢得關中則漢興。楚得關中則楚興。大勢所爭。烏可輕哉。且千古用兵。必資地利。知地利則劉儼使遠迂於道而不蒙昧。地利則項羽迷道陷大澤而不悟。往籍所載。成敗利鈍。固大彰明較著也。然如馬援聚米以為山谷。崔浩據漢書以言涼州地利。信口而談山川。究不若得諸輿圖者。足以令人深信而無疑。何之堅守關中。以待高祖。其計不少。變得輿圖之加大矣。形勢豈必輕於戶口哉。何之功始終一關中而已。關中之功始終一收秦圖籍而已。秦圖籍而己。秦圖籍而己。

何之功始終一關中而已關中之功始終一收秦圖籍而已嗚呼諸葛武侯之於關中也得其利而用非其時蒲洪姚萇之於關中也得其時而用非其人兩晉以前關中國猶可為也自今以言關中之地原野荒蕪河流榛塞昔富庶今貧瘠昔險要今平夷矣母亦時代變遷盛者必衰所謂地絕其脈者耶苟不能於形勢戶口多所攷究但準諸漢家遺策建遷都關中之議為苟延殘喘計是則何之罪人矣痛哉

漢蕭何據拓秦法作律九章論

陳子階

三代上無法而有法三代下有法而無法奚以知其然耶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以無養也為之井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以無衣也為之桑麻以蠶之知天下之不可以無教也為之學校以興之為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為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有不率則為之刑罰以弼之然五刑之設為天下非為君也為兆民非為一姓也故尚書雖曰五刑而不詳其律在後人方議其法之疎惟疎也而三代乃多刑措之治後世不然自李悝以法家名於三晉之間衛鞅備焉李斯踵焉而暴秦專制之嚴遂以燔而先王立法之旨遂以變漢高之興也約法三章猶諷然先王之仁意存也然其心之汲汲然者惟思保我子孫固我主權帝王萬世傳之無窮而已故其思所

以防弊於未然者非為天下之治亂也。非為萬世之祿利也。特一人一家之法耳。於是不得不損益於亡秦之法。以陰濟其私。而蕭相國乃因其六法。增為九章。號陳參夷連坐之苛。定部主故知之例。亦徵前朝之失。而防其弊耶。豈有一毫為天下之心哉。殊不知吾防一弊。而他弊即起於所防之中。甚至防之愈密。而末流之禍愈烈也。天下之防家賊者。攝緘縻固局鑰。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夫盜至則挾其筐篚。以祛之。秦漢之法。藏天下於筐篚者也。禍惡其貽於上。福惡其移于下。用一人而恐其欺。又用一人以防其欺。作一事而慮其私。又作一事而制其私。於是其法不得不加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此其所以有法而無法也。夫兩漢之初。天下苦秦苛法久矣。此正先王之法存亡絕續之秋也。蕭相國不乘機順民而導其君以復井田學校。卒乘之禍。而區區亡秦之是續噫。此其所以謂刀筆吏與。

陳平不對錢穀決獄論

鄭傳笈

漢文帝即位之初。問丞相以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之數。右丞相勃謝不知。左丞相平則對以決獄宜責廷尉。錢穀宜責治粟內史。而因及宰相之自有其職。於是帝益平所愚勃為平所責。即後世亦且為平所欺矣。成周三公秉家宰裁制三十

平所愚勃為平所責即後世亦且為平所欺矣成周三公兼冢宰職制三十年之國
用而以刑典詰邦國糾四方刑百官則錢穀決獄之事本宰相之所兼領也漢初諸
相多功臣武夫得一清靜無為而不恃功驕恣者已稱賢相其不能知錢穀決獄亦
事之常而無足怪也平不知其所當知又不知其所以不知而詭說以相對何耶且
平既不屑以錢穀決獄為職而明相之職在安國家撫夷狄理陰陽則宜於其所謂
職者知之而無愧色矣平相於惠帝六年至孝文即位之時已十年矣為問母后臨
朝少帝僭位國家治乎凶如遺嬖書南越乘黃屋左纁夷狄服乎日食地震山崩水
溢之災不絕於史陰陽和乎自以為職之所在而攷其所職竟與所問之穀錢決獄
同一石不知幸而帝重其言不復致詰設更以此相詰不知平將何辭以對也夫孔明
之相蜀也軍馬糧儲悉自調度罰自二十石以下皆親覆閱鄴侯之相唐也德宗欲
以吏禮刑法委之並相之柳渾張延賞而猶以為不可君子未嘗議其瑣屑而味大
體也平獨何人敢為大言以欺世乎且夫宰相者總百官之成而不侵百官之職非
謂不侵其職而并不總其成也使并不總其成則錢帛侵蝕於度支而宰相不問獄
訟出入於有司而宰相不顧亦無用此宰相為矣平於帝問之時果能分別其辭以

相對曰君不以臣為不肯使承之宰相宰相者職統諸臣而不與諸臣爭職刑罰之
不平府庫之印絀君以此責臣臣無所逃罪區區一歲決獄幾何及一歲穀錢出入
之微則有廷尉及治粟內史在臣不知即知亦不敢對則帝必自悟其失問而無言
矣不能宣切條奏而徒詭說以對是愚文帝責周勃欺後世強不知以為知也夫昔之宰
相本無事之不知後之宰相至於無事之或知於是師其意者則為兩吉之問牛喘而置
道斃於不言矣懲其失者則為光武之以宰相為無事而欲以吏事責三公矣使人主輕
宰相使宰相益不得行其職未必非平之詭說有以啟之也奈何猶以為知大體乎

叔孫通知當世之要務論

雷瑛

稷卨君之功罪論古者加焉然訟不可解知大較毀衆而譽寡貶甚而褒微責通之
言曰不法三代而法暴秦不務純一而務羸雜不亟亟紀綱民物之大經緯人道之
端而屑屑於繁儀縟節進退拜跪間以欺君以媚世以後古以竊高爵厚祿先王大
經大法雖亡於春秋亡於戰國嬴政而實絕於叔孫通之絲最聖人復起在所必誅
右通之言曰秦躡漢興擾攘未定嫚罵溺冠之主擁於上販繒屠狗刑餘草澤之雄
肅其體必至各樹徒黨互相攻讐劉氏之廷焉有一日安望其治乎